

“淮北佬”许辉，行走乡野，书写心灵，拾一段那个时代的人共同的乡间记忆。

许辉笔底文字不起波澜，但有一根中流砥柱梗在天地之间，才会有这样一股浩浩荡荡的文学气象。读他的小说就仿佛一个人独自慢慢地游荡在贫穷而广阔的淮北平原。

——陈思和 复旦大学教授、上海作协副主席

寻 找 失 落 的 乡 村 记 忆

——乡愁乡韵系列——

那时候

许辉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“淮北佬”许辉，行走乡野，书写心灵，拾一段那个时代的人共同的乡间记忆。

——乡愁乡韵系列——

那时候

许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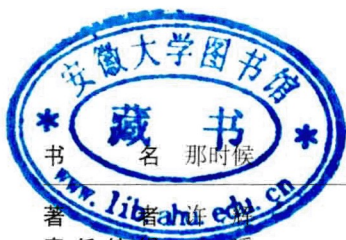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/许辉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4. 3

(乡愁乡韵系列)

ISBN 978-7-214-12116-5

I. ①那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8137 号



著者 许辉

责任编辑 王溪

责任校对 汪意云

装帧设计 刘亭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625 插页 2

字 数 18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214-12116-5

定 价 27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卷外	秀 梅	/1
卷一	春 梅	/27
卷二	云 梅	/93
卷三	云 梅	/143
卷四	沈鹏飞	/171
卷五	云 梅	/235

卷外

秀 梅

一

春天，当新汴河河滩里的土地变得暄软了的时候，我从河堤上下来，走在河滩里。

雁正落在远处的麦地里叫唤着。阳光照着发青的刺槐林。老远的地方有一辆架子车从堤外翻了过来，一个扎红围巾的女孩子拉着车，一个大男人跟在车后头走。他的头脸前冒出一阵阵青烟，他一定是吸的烟袋，烟袋一定是一直叼在嘴上的。远远地望去，河床上有很小的一只渡船，渡船上有一个很小的撑着船的人，正把船撑过来。因为离得远了些，水声半点都没有——听不见。西边不太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，吆着一头黄牛，耕河滩里的地。新鲜的土气随着风飘过来，是一种很熟悉、很亲切的感觉。我不想马上就回到村子里去。我在阳光充足的发青的地头坐下来，点着一根烟吸。太阳晒得我身上暖暖的。我一边吸着烟，一边看着远处的一切。

风把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气味都运送了过来。

又一点一点地运送过去。

还有打号子的声音，曲里拐弯的，半听见半听不见的。草芽拱地的气味都能闻见。

二

这时我就想起了秀梅。

秀梅叫杨秀梅，是速州城里的杨秀梅。

我和杨秀梅是高中同学。那时已经是高二了，那是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。杨秀梅本来不是我们学校的，她是高二的第一学期从外校转来的。她刚一转来，我们班的刘新民就在男同学里说她是学校的校花。后来我们就都这么认为了。她用红皮筋扎着短短的小辫。我们当时称这种小辫子叫“刷帚把”，就是刷锅刷碗用的那种东西。她个子不太高，最多最多一米五六、一米五七的样子。当然她年龄也不大，在我们班算小的。

她刚转来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立刻就被她吸引了。有一次我找她登记一张团员的申请表，那时她还不是团员，但我非常想让她入团。我那时候还是班里最小的团干部：团小组的副组长。我把她填的表带回了家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看了半夜，把她表上的每一个字都背熟了。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她只有十六岁。那一年我是十八岁。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十八岁。

那张表填过之后也差不多就不了了之了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组织的决定。虽然我一厢情愿地做了一些工作，但团支部没能通过。另外填过表之后，我的副组长也突然被改选掉了，原因是我太散漫。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杨秀梅的事有没有什么大影响。总之，我成了一个普通团员。

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更加散漫了。实际上我本来就不是正儿八经当团干部的料。

三

我也确实太散漫了。我经常逃学。当然逃学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过错，除少数同学外，大部分同学都逃过学。我们经常几个人一起步行到附近的农村去钓黄鳝。那都是天热的时候。再不就一起到沱河游泳去，一游就是半天，到中午了或天快黑了才背着书包回家，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只是发现我们一天比一天变黑了、变结实了。要是家里大人问起来，我们就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我们每天都在学校跑一万米，大人就再也不怀疑了。

晚上我的精神也好。那时我是自己一间屋的，其实就是个很小很小的半间。我把门一关，把课本往桌上一摊，就开始看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。那一两年里我实实在在地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。假如这时候家里人——一般都是俺妈——在门外敲门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立刻就说我在写作业，这样就应付过去了。要是她坚持要进来，我马上就把小说书掖到被窝底下去，然后打开门。俺妈在房间里扫视一眼就走了，我从没被她发现过。有一段时间，俺妈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，她不准我写作业时把门关上，她的理由是：天气都比较热了，还关什么门！我就只好不关。但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总是早早就说“困了”。既然“困了”，我就得睡觉了，睡觉是我最应该得到的权利吧。俺妈只好同意我睡觉。于是我就关了门睡觉。我上了床，却并不睡，我打着手电筒在被单里看书。有时我能一直看到下半夜，家里的其他人一点都不

知道。

但是这样一来，上课的时候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好用来睡觉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全睡。我用书挡住脸，睡一会醒一会，醒来的时候就坐得笔直地看着老师。这样轮换两三次，一堂课也就过去了。就这样，我的功课在班里也还说得过去。这很叫我有点自信。

四

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班的女同学杨秀梅。杨秀梅虽然个子不太高（她还在长个子的时候），但她长得非常漂亮。她的脸就是书上经常描写的那种椭圆形，像春天树上的一颗青杏。她的两只眼睛大大的，水汪汪的，她要是看人的时候，那种滋味根本说不出来——我觉着我是说不出来，不知别人怎么样。她的皮肤非常细白，一点点疤痕都没有，一点点小毛病都挑不出来。她的身段也非常好：她不胖不瘦的，平常看起来她很苗条，可夏天穿裙子时她又显得很丰满，腰是腰，腿是腿的。我刚才说了她的年龄，她的年龄在我们班算是小的，但她却又显得有点成熟，我不是说别的，我是说她给人一种成熟的印象，她不是那种扭扭捏捏、小里叭气的女同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为了参加一个歌咏大会排练大合唱，我们男同学站在后排，女同学站在前排，杨秀梅正好站在我前面，我低头时正好能看见她的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。排练时有一段高音，非常高，男同学都唱不上去，全靠女同学往上顶了。其实女同学也大部分唱不上去。唱的时候，全班同学差不多

都不行了，这时，女同学里有一个非常高的高音，一直把这一段全顶了过去，叫人激动不已。当然她就是杨秀梅。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排练过后我们还议论了很长一阵子，我觉着我永远都不会忘掉的。总之，我是被杨秀梅迷住了，而且是在她刚一转到我们班时就被她迷住的。

五

填过那张表以后，有一天中午，我到杨秀梅家去找她，告诉她一个消息。不是什么好消息，是告诉她支部没通过（我想可能是她来得比较晚，大家还不太了解她的缘故。另外，我还百思不解，就是像杨秀梅这样漂亮的姑娘，就冲着她的漂亮，谁还会不同意她，还需要什么了解不了解的！）。其实，我觉着我可能是借这个借口去找她的。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，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位，在球场巷那附近。

那是夏天，差不多就是盛夏了，六月份，天正是热的时候。大晌午的，我顶着烈日，跑到了球场巷，并且盲目地询问起来。当时一般的家庭都吃过饭了，有些可能已经上床午睡了。我沿街一个院一个院地问过去，一点都不知道疲倦。当然我是问的杨秀梅父亲的名字，问杨秀梅的名字一定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最后我问到了一个大院。大院里前是平房，后是楼房，两层的楼房。我问到平房里的时候，平房里的人告诉我，“就住在楼上”，说着他就出来了，并且用手指给我看，说就在二楼的第三个门里。

从平房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楼房的二楼。我抬头一看，二

楼第三家的那个门关着，门上贴着一副红对联，对联上写着：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。我连忙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但是那个人热情得有点过火了，他还是一个劲地大声嚷嚷道：“杨公再，就是这家，就是这家。”其实我这时特别特别怕别人嚷嚷，再说我找杨秀梅也不算有什么十分靠得住的理由……我赶忙离开了那个人，走上了二楼。这时我的心突突直跳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。我走到二楼的第三个门前，用手敲了敲门。我说：“杨秀梅在家吗？”门很快就开了。来开门的是个戴眼镜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可能是杨秀梅的父亲。他的眼镜框是象牙色的，他的面孔也又白又细。他穿着一条带条纹的棉睡裤。不知怎么的，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有点敬畏他。我觉得他非常像知识分子。他一开门，我立刻就看清了里面的全部。原来杨秀梅家只有一间屋子，屋子里家具不多，但非常干净，屋子的中间摆了一张床，这种摆床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（还有淡白色带条纹的棉睡裤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），我觉得非常新奇。床比较宽，床上半靠着一个女的，手里正捧着一本书在看，不过当门打开的时候，她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看我。我记得我当时脸上滚热，我差不多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的气好短。我当时紧张得说话差不多都结巴了。我气虚地说：“杨秀梅在不在家？”杨秀梅的爸爸看着我说：“你是她同学吧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这时我就好点了。杨秀梅的爸说：“杨秀梅不住在这儿呀。”我吃了一惊，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，一家人怎么会不住在一起呢。我说：“俺是来告诉她一件事的。”其实杨秀梅的爸爸也没问我找杨秀梅干什么的，我自己先就招

了。他说：“你进来坐一会吧。”我当时好像很固执。我说：“杨秀梅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她吃过饭走了。”我说：“上哪去了？”这时他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，他说：“噢，杨秀梅回旅社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她住在哪个旅社？”杨秀梅的爸说：“就住在东方红旅社，109号房间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杨秀梅家房子不够住，杨秀梅爸爸的单位给他们家在旅社里租了一间房子。杨秀梅就一个人住在那里。

六

东方红旅社离他们家并不远，只有三四百米。我当时下了楼就直接去了。

东方红旅社都是平房。旅社一进门的地方有个值班室，值班室里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女服务员，一个正侧着头在看报纸，另一个正透过服务台的大窗口和旅社大门呆看着热辣辣的街面。那时候旅社都管得特别严。而且中午这时候又正是午休睡觉的时候。我一走进去，那个呆看大街的服务员就打量着我问：“你找谁？”我立刻老老实实地站住了，并且凑到值班室的大窗口跟前说：“俺到109找同学。”那个人扬扬下巴就放我进去了。临走她又追了我一句：“一直往后走。”我赶忙点头答应。

我一直往后走。其实很好找。数着门牌号码走就行了。109房间在后面一个好窄的小巷子里。这时整个旅社以及整个城市都在午睡，死气沉沉的。109房的门也关着。我知道杨秀梅肯定在

睡觉。但我一点也没想到别的。我一点也没想到替别人想想。我走上去就敲起门来。敲了几声之后，里头杨秀梅好像醒了，她说：“谁呀？”她的声音很平常，可能她完全没料到是一个她绝对想不到的人来了。我半低着头，离门有一尺远。这时我特别怕有人出来看见我。幸好旅社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更没有说话、走动或别的什么响动。我站在门外面说：“是俺。”话一出口，我立刻又觉得我的这个回答可能会让杨秀梅反感，好像我跟她很随便一样，她也许会误解的。我连忙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俺是陈军。俺想跟你说一下入团的事。”房间里一下子静了。可以想象杨秀梅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——假如在屋子里的是我，我也会惊得不成样子的。再说，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根本不会有那种事的，男同学不敢单独去找女同学，怕被女同学骂“不要脸”，女同学更不敢单独和男同学在一起，那连想都不敢想。其实当时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只想如果杨秀梅不给我开门，那我就难看了，那我就得马上走掉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我低着头大气不敢吭地在门外站着。可是杨秀梅很快就来开门了。109 房间的门是双扇门，也就是从中间开的那种门。杨秀梅开门是一下子把门打开的。她站在门里，上身穿一件的确良短袖衫，下身穿一条的确良花裙子。看样子她正在午睡，她的脸上还有淡淡的几道篾席印子。

我有点难为情地笑了一下说：“你在睡觉吧？”杨秀梅也笑了一下说：“不要紧的，进来吧。”我一点都没想到女同学会这么大方。我进了屋。屋里有一张桌子，有一个小方凳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面小镜子，紧靠着桌子有一张床，另外还有一个盆架，

盆架边有一个红壳的暖水瓶，一个木盆，别的差不多就没什么了。我在桌边坐下来。杨秀梅马上就倒了一杯开水给我，然后她在我身后很快洗好脸，并且在靠桌子的床沿边坐下来了。她坐的地方离我很近。当然，她除了坐在床上以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。但在我的想法里，她至少应该坐在床的中间，而不是坐在靠近桌子离我这么近的地方。不过我非常喜欢她坐的位置，因为这样我就有了一种非常特别、非常强烈的感觉。

我说：“团支部开会了，他们有几个人闹派性，没通过。”杨秀梅很坦然，她平静地说：“俺继续努力就是了。”我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，只敢低着头坐着，根本不敢抬头，更不敢看杨秀梅的脸。她的房间里是黑土地，就是没有水泥也没有别的东西的泥地，十分凉快。杨秀梅也低着头，但她不时借甩头发的机会，抬头看看我——我是感觉到她经常看着我的。有时我的眼光一斜，正好能看见她的两条光光的腿。她的腿又光又白。但她立刻就感觉到了，她马上就会象征性地使劲往下拉拉裙子，或者往一起并并腿。我们说了很多班级里的事，一直说到该上学了，我才走。

我们是分别离开的。我离开旅社时，旅社里已经有人在院子里洗脸和走动了。我走到大太阳的街上。心里禁不住阵阵狂喜。我像干什么坏事得手了一样，心里的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来。另外我觉着我们分别离开去上学也是一件叫人欣喜的事，因为这样好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编织了一个什么秘密，只有我俩知道的秘密，这就有点那个了。

七

第二天中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又去了东方红旅社。

这次我没跟服务员打招呼，她们看见了我，但我装做没看见她们，径直就进去了。杨秀梅又睡觉了。我把她从梦乡里喊醒。她很快就来给我开了门。我说：“你又睡觉了。你这么喜欢睡觉。”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。我在原位上坐下来。杨秀梅到外面打来水，在我的身后洗脸。我坐在桌子边。当我不经意地一抬头时，我突然从墙上的镜子里，看见了杨秀梅轻软、柔和的后背。我吃了一惊，急忙把头低下，心里乱跳了半天。为了掩饰慌张，我连忙说：“你这里真凉快。”杨秀梅在我身后说：“这房子老早就盖了，都有十几年了。”说话的时候，我觉着她并没有回过头来，她仍然在洗脸，我能听见哗哗的水响。我大着胆子，再一次抬起头从小镜子里看她。这次我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她洗好了脸，正在匆匆忙忙地梳头。现在她的头发是披散下来的，黑黑的，很浓密的样子。她这样披散着头发的样子我以前还从没见过，她上学时总是扎小辫的。看到这些，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异样的感觉，我觉着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避我，这使我觉得和她很亲近。她一下一下梳着，有时候歪歪头，有时候用左手在后面抿抿头发。我觉着她的这些动作把我吸引得不得了。

做完这些以后，杨秀梅就到床边原来的位置上坐下了。她显得精神很好，又轻松又大方，说话的时候经常看着我。这次我也

比昨天轻松多了，偶尔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敢抬头看看她了。我觉着她现在更漂亮了。她的大眼睛好看得不得了，就像一汪清水一样。我完全被她迷住了。但是我俩，或者说我，一点也没想到别的。我用有点佩服的口气说：“你爸肯定很有学问吧？”杨秀梅说：“俺爸以前上过大学。不过学的东西多了也没什么用处，首先要站稳立场才行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了。你爸的立场站稳了没有？”杨秀梅说：“站稳了。他以前还在农干校干过活哪。”我说：“哪个农干校？”杨秀梅说：“老农干校。”我说：“干了几年？”杨秀梅说：“大概有一年半。”我们说了好多话，然后快到上学的时间了，我就先一步离开了。

八

第三天中午，因为几个同学约好了出去玩，我没有办法拒绝，只好不去杨秀梅那里了。

我们都没去上学。我们到东关的一个建筑工地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家。临离开工地的时候，刘新民在一间盖得半半拉拉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小捆电线，他说：“咱们把电线拿走卖铜去。”张小军说：“外头有塑料皮人家不收呗？”刘新民说：“塑料皮拿火一烧就化完了。”我们都说好。于是每个人都分了一点藏在裤腰里。电线看起来不少，但五六个人一分，就显得很少了。刘新民脑袋瓜子转得快，他说：“你们先走，俺再搞一点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搞？”他走到墙边，抓住钉在墙上的插座一拉，墙上很长的电线都被他拉下来了。我们都高兴得差点大叫起来。我说：“刘新民，真有你